

千古惆悵

瀛苑副刊

文／米大花 圖／鄭維真

斜陽西下，一片廣闊的原野……沒有花顏，只有草色；沒有愉悅，只有哀愁；看似平靜，卻充斥著殺機。

三條人影佇立在這兒，份外明顯。兩個男人、一個女人，一目瞭然……

其中一個男人看來是如此豪氣干雲，他生得不算好看，眉毛粗了些，鼻子略為朝天，嘴也太大了，但他十分魁梧，那強壯的肩膀，結實的手臂，厚實的胸襟，像是天塌了也有他扛著，這是每個女人打從心底最想得到的那份安全感，能夠讓她們依靠，將她們保護。

相較之，另一個男人就顯得格外形影單薄，他的衣衫破舊，該束起的頭髮也隨風放蕩，是這麼不羈，但他的容貌卻令人震撼，瓜子形的輪廓，薄薄的嘴唇，英挺的鼻子，海鷗般的眉宇間英氣煥發，只要他稍露微愠，就能使每個女人心為之蕩漾，他比任何女人雕琢得還要細緻，天底下再也難以找到這樣的美男子了！但，這樣的他，卻是個……瞎子。

那唯一的女人，孤獨的女人，值得驕傲的女人，天底下每個女人都渴望的兩個男人，心，都屬於她的。但她的臉上卻找不到那份該有的驕矜，只能在她那清澄透澈的雙眼中，看見無限哀怨、無限苦惱、無限害怕。她很迷惘，這兩個男人，為什麼要為自己這麼一個不值得愛的女人拚命、廝殺，她只是一朵遭人蹂躪過的殘花，她不該有資格讓別人愛自己，也沒資格去愛別人。她害怕有任何一方為她受傷，為她死去，因為，這個可愛的女人，她的心同時也屬於這兩個人的。

厚重的黑雲逐漸吞噬了日光，最後的餘暈似乎在縫隙間作垂死的掙扎；這女人的心，也在兩個男人間糾結悱惻……

黑夜，終究來臨了……

「我要妳知道我們之間的戰鬥，並非全都為了妳……之間的恩恩怨怨，早該作個了解，」美男子頓了頓，繼續說「希望你能諒解，別自責。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女人說不出話來，她望了美男子一眼，淚珠在眼眶打轉，她低下了頭，因為她知道，他們是如此堅決，是任自己再怎麼努力也無法軟化的了。

「我希望我倆最後活下來的人，能帶給她幸福。」美男子說：「出招吧！」

「好！接招。」大漢終於開口了。

大漢使的是把大刀，厚重樸實的一把大刀，在他的手中舞得虎虎生風，像是一把無堅不摧的神兵。

美男子用的是把長劍，平淡無奇的長劍，並不耀眼，卻氣勢逼人。

女人呢？她的武器是她眼神，這道眼神，足以讓當今兩大高手互相廝殺……這是最可怕的兵器。

月娘，還來不及露臉……

一道銀輝劃破沉靜，長劍急促連刺，快且密，如雨般毫無空隙，但大漢卻像沒看見對手的攻勢，自顧自地猛向前一揮，銳利的刀鋒逼得美男子只能反攻為守，頓時落了下風。大刀一揮一劈，沉穩紮實，每一刀一式都有如排山倒海，但長劍也不甘示弱，一撥一卸中，均巧妙地將刀上的力道化向一旁，威力蕩然無存。忽地美男子身形一縱，劍向驟轉，鋒芒如銀蛇般詭譎萬變，大漢趕緊將大刀收回護住全身，只聽長劍如雨點打大窗般，清脆俐落地在大刀上，鏘、鏘、鏘，撞擊了三響，美男子才在半空飄然下墜。大漢料定此時美男子下盤必定不穩，於是大刀揮出，直取下門，怎知仍騰空的美男子提著長劍往甫出手的大漢手腕砍去，大漢沒法只好撒刀避劍，美男子一腳勾起摔在地上的大刀，向大漢踢射過去，大漢一個側身避開刀射，伸手抓住刀柄，然而刀剛到，劍隨至，直往大漢眉心刺去，大漢變換不及，沒法躲過了！

忽地，大漢衣袖一揮，從中射出三枝袖箭，誰能料得到一個彪形大漢會射出此種暗器，美男子聽見破空之聲，趕緊臨空躍起，躲過三枚袖箭，但大刀卻緊接著往上砍去，眼看無處可躲，卻見美男子伸出兩根手指，在刀身上吭啣一彈，借勢翻了個跟斗，安然落地。

「好身法！」大漢讚道。

「哼！」美男子啐道「好陰狠。」

雖在說話，但攻勢卻沒絲毫懈怠，刀勢不停加快，劈削揮砍，瞬息萬變；劍招反倒放慢，隨著美男子的身形飄忽，左刺一劍，右刺一劍，看似漫無章法，但招招無不指向要害，劍劍往人身大穴刺去。

女人呢？她的心更加難熬。她試著去多愛誰一點，但不能……她對大漢多了一份敬重

，一份依賴；對美男子多怨了一些，也多甜蜜一些，兩者都令她難捨難分。她緊咬著下唇，美麗的唇，咬的都出血了，但她絲毫沒有感到痛楚，只是默默地垂著首，心中糾葛不停。

「既然不能讓我多愛一些，那為何要讓我有愛，我本就是個不配擁有愛的女人……不配擁有愛……」女人的心死了，她抬起頭望著廝殺中的兩個男人，從她那逐漸轉為安詳的眼眸中，眼前的鬥爭恰似雲煙，不愛、不怨……如今她有了個體悟，一個悲苦的體悟。

淚，始終要流的……

男人們不知已交手了幾百幾千回，他們身上沒有血，只有汗水；沒有恨，只有愛戀；沒有期待，但有了勝負……

只見長劍一個虛招，都還沒使齊，竟先被看破，被大刀一震，長劍脫手飛去！大漢左手使掌，將美男子各單門全籠罩在他掌風之下，美男子只能往右閃去，但，大刀早就伺機等著這一步，猛然一劈！

最後一次，他看了女人一眼，雖然他根本看不見什麼，但他還是看了……

女人流淚了，珍珠般的淚水，不停湧洩……

鮮血濺灑了原野，染紅了大刀，懲罰了女人……

勝利的男人走向女人。

「他……是個可敬的對手。」男人望著女人：「妳……」

「他，死了。」女人淡淡的說

她的淚，如江水般湧洩，但，她的口氣是意外地平靜；眼神也是意外地寧靜。

男人吃了一驚。

「我……」男人歎了一會兒：「會給妳幸福的。」

「我將不屬於任何人，包括你。」

「妳……妳愛的果然是他。」

「不是的。」

「那為什麼……」

「你若死了，我會毫不考慮地隨你而去，但，他死了，我的心，也將不屬於任何人，因為……我是個滿身罪孽的女人……一個不配有愛的人……我又何必愛呢。」

女人走了。

沒有遲疑，沒有後悔，因為她已沒有任何牽掛，值得她再回頭的了。

男人呢？期盼她轉身的男人，竟看來是如此憔悴。他，在笑，嘲笑這場鬧劇，笑他們所付出的感情，不停的笑……如此淒厲，在黑夜……

2011/07/26



文米大花 圖鄭維真